



讀者與編者

本刊從本期起新開一個「讀者與編者」欄。顧名思義，這一欄是屬於讀者與編者大家的。因此，凡是讀者與編者間有甚麼想說的話，都可以在本欄裡以「閒談」方式隨便的談。我們開闢本欄的用意，是在增進本刊編者與讀者間已經奠定的良好友誼，使彼此間的關係能藉這一欄的小小園地更加密切起來。

本刊雖然每半年和讀者見一次面，而且發行已有三年多的歷史，但是我們與讀者間的互相認識，似乎還不夠深切。這都是因為本刊沒有篇幅與讀者「閒談」的關係。我們做編者的，終年勤勞服務讀者，每半年月戰戰兢兢的把一期編印完好的「豐年」報呈獻給讀者，照說，我們已盡了心。可是，奇怪的是，我們於每期編完之餘，總感到有許多話想跟讀者談，却找不到適當的地方來表達。我相信讀者們一定也與我們有同樣的感想，就是覺得「豐年」不單祇是大家用錢可以買得來的刊物，它已經成了農民大眾的良朋好友了。自然，朋友與朋友之間是無話不談的，更需賴談話來互相了解。這便是本刊決定設立「讀者與編者」欄的動機。這一欄增闢後，我們希望大家珍惜它，培育它，並好好的利用它，作為溝通我們彼此間認識與更進一步友誼的橋樑，使這塊小小園地長出豐碩的果實來。凡樂意與我們編者「閒談」的讀者們，請你們多多來信或惠賜稿件。我們特別着重「閒談」，意思是希望讀者們不要拘束，想說甚麼，就說甚麼。如果因為篇幅關係，我們不能把每一位愛護本刊的讀者所說的話都刊出來時，還請大家多多原諒。來信請寄本社總編輯室。

發工資的這一天，榮有總是特別豐盛，像今天這樣的菜，要是在鄉間，總要「拜拜」或是割稻仔，才吃得這樣好的。大家都歡歡喜喜的，好像過節日似的。蔡乞食和四個工人，很快的吃飽了，這才輪到蔡阿媽，帶着三個孩子吃。蔡乞食早早的就去睡了。

在四疊半的房間裏，除了小阿金以外，各人手裏都點着一支香煙。房裏煙霧霧的，有的半躺半坐在草席上，有的坐在窗檯上。當然，只要有三個男人在一處，免不了就要談女人。起先不過談論那個女工漂亮，那一個已經有男朋友了。後來就是那一個太胖了，那一個已經肚子大了。愈談愈是高興，談的話也就越來越粗，小阿金聽得臉都發紅了。蔡阿媽抱着最小的一個孩子，在房門口向着榮順招一招手，榮順站起來走出房門，蔡阿媽低低的問他：

「有一個戒指，是隔壁快要生孩子的張家託我賣的，你還要不要？」  
「有多重？」  
「一錢二，還是照上次你買的那個價錢好了，聽說這幾天金仔又起了。」  
「我的錢不夠，等下次領工錢吧！」  
水牛從窗檯上一下跳下來，大聲的嚷着：

「阿媽！你們講的什麼細聲話，怕人家聽見，一定是給榮順仔做媒人，怎麼不先給我水牛做？」

「大頭家」哈哈的笑着說：

「死水牛，你何必必要阿媽做媒呢，牽一隻水牛母就是了。」

逗得大家都笑了，蔡阿媽一隻手抱着孩子，一隻手指着他說：

「榮順仔不像你，早就有了女朋友，別人金仔都存了好幾了，這就等着結婚了。誰像你不學好！」

水牛假裝着氣鼓鼓的，堵起了嘴，雙手一拍說：

「好，好，好！就是不學好，我也不會結婚，沒有女人我也活得這麼大了。你們說我壞，我就壞到頭！我請大家來做一件壞事。」水牛一面說着，一面拉開窗簾的紙門，拿出一副紙牌，舉着高高的嚷着：

「今晚我們痛痛快快的一晚「十和」，誰要是不來，我打他三拳頭。」大家都贊成，只有榮順說他不怎麼會，水牛一把拉他坐下，拍着他肩膀說：

「你玩得不大熟，阿媽在旁邊幫你看好了。大家是一個廠裏的弟兄，誰還想贏誰的錢，不過鬧着好玩罷了。」一面回過頭來叫阿金：「快把小桌子搬過來！」

「對！」「大頭家」應和着「我們來五角錢的，誰贏了錢，請大家吃燒酒。」

四個人立刻就動手，小阿金在榮順的對面，榮順上手是「大頭家」，下手是「水牛」，阿媽坐在榮順旁看着。榮順真的不很會，二十五張牌在他的大手裏，怎麼也拿不好，倒是小阿金十分內行，一手牌拿得好像一把團扇。

傳說賭博的事有鬼，賭鬼最愛迷生手，所以凡是初次賭博的，或是不十分會的，顛倒會贏錢。讓榮順最初發生了興趣，賭鬼才有機會找到替身。這果然是很靈驗的，只看到榮順在贏錢。前一牌是榮順一車一馬，正等一支炮，小阿金隨手就翻出一支炮。接着第二牌，沒有打了兩轉，看樣子榮順又在等牌了，「大頭家」拿着一支炮，故意重重的打下來榮順面前，一面還念着：

「這支炮打給你，有本領你再倒下來我看！」

榮順真的又把牌倒下了，氣得大頭家自己直打自己的頭壳。

「水牛」有好久沒有贏了一牌了，話也很少了，兩隻眼睛鼓得很大，輪到大頭家出牌，考慮了很久，打出一支白象，「水牛」猛地把牌一倒，歡喜得跳起來，「這下我也贏了一牌了！」榮順慢慢的也把牌一倒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失禮，失禮！我也是贏這一象。」一面又翻開下面的一張，站起來說：「這個牌不能水牛的臉漲得通紅，把一塊錢往榮順面前一推，站起來說：「大家一看時錶，已經快一點鐘了，明天還要上工哩，趕快收拾睡了。」

榮順很興奮，一點不想睡，數一數贏了的錢，一共四十多塊。他拿了一塊錢，塞在阿媽抱着睡着的小孩子手裏，說是給小孩子買糖吃的，一面宣佈：

「明天我請大家飲燒酒。」水牛一聽到燒酒，立刻又高興起來了：

「我們到快樂天酒家好了，那裏的陪酒的最漂亮，榮順仔，我給你介紹一個櫻子姑娘，包你去就不想回來了。」

榮順因為贏錢的興奮，睡了很久才睡着，迷迷糊糊的做了很多不連續的夢，一會兒夢到和阿珠結婚，阿珠坐着紅轎來了……一會兒他牽着阿珠的手，像飛一樣的奔跑着，後面有一個惡鬼在追他們，他們喘息着爬上了一座高山……他看一看他手裏牽着的女人，又不像阿珠，那女人對着他直笑，露出金牙齒……